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尾龜

第一回 費春泉初臨繁華地 馬靜齋宴客一品香

上海真是世界上第一個好地方，一切稀奇古怪東西，都在上海出產。兩頭蛇、九頭鳥、九尾狐、九尾龜沒一樣不有。而各怪裡頭要算烏龜這一類最為繁多。有獨尾龜、雙尾龜、三尾龜、四尾龜、五尾龜、六尾龜、七尾龜、八尾龜、九尾龜、十尾龜各種，那是經傳所不載，中外所希聞的。其中惟九尾龜，經漱六生替他撰過一部專書，風行四海，遐邇咸知。只是現在龜族諸公，勢力最盛的卻輪不到九尾龜。因為他年歲是尊了，精力是衰了，在龍府當差，龍王嫌他辦事糊塗，不復十分的寵眷。只那十尾龜，少年新進，鋒芒的了不得。現在曉得他的人還少，倒不好不把他傳播一番，作為上海的風流佳話。只是文筆蕪陋，比不上漱六生風華典麗，那要看官們原諒的。

閒話掃開，書歸正傳。且說浙江金華永康縣，有個富戶，姓費名湯號春泉。生得濃眉大眼，外貌很是氣慨。只是生性浮躁，舉動粗豪，很容易上人家當兒。這年恰巧上海一家火腿棧倒了，春泉上代本是做火腿生意發的，現在府城裡還開著好幾家火腿行。上海火腿棧倒了，倒也被欠去一萬八千多銀子。春泉本慕上海繁華，久思一遊。恰巧碰著這機會，就借討帳為名，親自到上海來。

其時滬杭火車還沒有通行，由金華乘帆船到杭州，再由杭州換乘小輪船到上海。船到碼頭，早有各棧房接客的，手捏棧房招紙，紛紛跳下兜攬生意。春泉的僕人，名叫阿根的，最是伶俐圓滑，春泉平日很是喜歡他。當下阿根聽得，眾接客裡頭有喊嚷名利棧的，隨把招紙一接，笑向春泉道：「老爺，我們就借了這家棧房罷，他這名兒很好。名利，名利，出門一定有名有利。」

春泉只把頭點了一點，那名利棧接客的，早上來招呼道：「請老哥伺候老爺坐車子先行罷，一切行李都交代我是了。」

阿報導：「你叫甚麼名字。」

接客的道：「我叫榮生，招紙上注著的。老哥放心是了。」

阿根遂把行李，一件件點給了接客的。向春泉道：「老爺，我們走罷。」

主僕兩人上了岸，東洋車早由接客的僱好，現現成成歇著，二人跳上車，主前僕後，兩部車飛一般投名利棧來。但見馬路寬廣平坦，車馬絡繹。兩旁店舖，高華軒敞，裝璜得十分氣概。那副熱鬧繁盛的氣派，果與別處不同。行不多時，早到了名利棧。東洋車歇下，春泉抬頭瞻時，果見好所高大房廊，門闌上掛著名利棧三個字橫匾，兩旁又有仕官行台四個大字的長招牌兒。大門上一幅朱漆門聯，上聯是名聞四海，下聯是利達三江。規模闊綽，氣象軒昂。

主僕兩人昂然直入，早有值門的引入帳房。見一排十多只帳台，那些帳房先生，寫的寫，算的算，都忙個不了。一個帳房先生，見了春泉主僕，慌忙起身招接，請教貴姓台甫。阿根隨把招紙遞給那帳房。正在攀談，恰巧接客的押解行李到了。帳房吩咐茶房，領去揀選房間。春泉看了樓上第一進第四間官房，設著現成的一床一榻，就命茶房把行李搬運進來，安放貼妥。阿根動手替主人放開鋪蓋，然後再到自己房間裡去部署一切。茶房送上一個房門鑰匙，交代「倘然出去，須要下鎖。棧房裡人多手雜，各樣須自謹慎。」

春泉就叫阿根收管著。吃過夜飯，春泉詢問茶房：「上海戲館，那一家最好？」

茶房道：「眼前要算著春桂茶園。李春來今晚齊巧唱挑華車，是他的拿手好戲。」

春泉問：「春桂在那裡？」

茶房道：「在大新街三馬路口，老爺要去，我替你喊車子去。」

春泉點頭，茶房喊了兩部東洋車，春泉帶著阿根到春桂看了一本戲，回棧時已經十二點鐘了。次日起身。打水擦臉，吃過早點，就叫剃頭司務梳了一條辮，命阿根守在棧裡，自己坐著車子，徑投祥記火腿棧來。此時天氣尚早，兩旁店舖還沒有開齊，馬路上來往的人也不十分擁擠。心想：「上海生意，看來都在夜市。昨晚去看戲時，燈火輝煌，車馬絡繹，何等的熱鬧。現在早晨倒這樣清冷，真與永康成了個反比例。」

正想間，早到了祥記門首。給過車錢，推門進去。只剩兩個出店，在那裡拍台掃地。問馬先生時，出店道：「馬先生一竟住在堂子裡的，就店沒有收掉時光，每天也不過到一到，現在索性到都不到了，成日成夜窩在豔情閣那邊。胡先生陳先生這幾天也沒有回來，只孫先生睡在樓上，可要去喊他？」

春泉一想：「馬靜齋不過做了火腿棧一個掌櫃，卻就這般開心，成日成夜窩在堂子裡。我枉有著六七十萬家私，那裡有他那麼的享福。從今後，倒也要學學他們，享享花叢中豔福了。就丟掉點子銀子，也不要緊。」

心裡想著，嘴裡隨答：「很好很好，不拘那個都好，你去喊是了。」

出店應著，去了好半天，才有個學生意的出來。請教了尊姓台甫，敬上煙茶二事。春泉瞧那學生意的，兩眼眯蒙，滿臉積垢。明顯沒有睡醒樣子。敬上煙茶，略站一站，又進去了。春泉左手托著水煙袋，右手執著紙煤，一袋一袋抽一個不耐煩，才見一個三十左右年紀，獐頭鼠目的伙計，穿著洋灰湖縐棉襖，元色摹本緞背心，絲襪緞鞋，咳著嗽出來，向春泉拱手道：「尊駕就是費春翁先生，久慕久慕。」

春泉起身與那人廝見，請教姓名，才知此人姓孫號達卿，湖州人氏，是棧裡管帳的。春泉道：「兄弟上月底發一封信，可曾接著沒有？」

達卿道：「接著的，敝經理關照過，說春翁先生到時就叫人去告訴他。現在春翁公館打在那裡？少頃讓敝經理到春翁公館裡來面談如何？」

春泉道：「敝寓就在名利棧樓上四號，最好這會子就請靜齋兄來會會，兄弟還有別的事要請教他呢。」

達卿道：「是是，只恐春翁先生等不及。敝經理這會子還沒有起身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略候一下子不妨，兄弟橫豎沒什麼事情。」

達卿只得叫出店，到豔情閣去請馬靜齋。一面陪著春泉天南地北的閒談。直談到天然幾上自鳴鐘當當連敲十二下，才見馬靜齋三腳兩步的進來。一見面就拱手說：「失迎失迎，有勞久候。不當之至，不當之至。」

春泉舉眼看他，只見馬靜齋削骨臉，爆眼睛，白皙皙面孔，瘦長長身子，四十不到年紀，鼻上架著個金絲邊圓眼鏡兒，廝見時已脫在手裡頭了。身穿青灰摹本緞珠皮袍子，元色外國緞青種羊馬褂，白灰緞褲子，時式緞鞋白絲襪。這一身打扮，果然異常漂亮。春泉起身廝見畢，馬靜齋道：「兄弟接列春翁來信，曉得春翁總在這幾天裡到上海，所以每天叫出店們到碼頭上伺候，幫助照料一切。那裡曉得他們沒有認識春翁，竟然兩錯了。這是兄弟忽略之過，沒有交代他們清楚。現在貴寓在那裡？兄弟沒有過來奉候，倒先勞光降，抱歉之至。」

這幾句應酬話兒，說得輕圓流利，十分可聽。春泉也隨意謙遜了幾句。靜齋道：「春翁飯諳還沒有用過，我們一品香去敘敘罷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們至交，何必上什麼館子。我也不客氣，就這裡擾一頓很好。」

靜齋連稱「那如何使得，那如何使得。」

春泉此時，果然覺著有點子餓了，吃局正用得著。當下靜齋就邀春泉坐了自己馬車，電掣風馳，徑向四馬路一品香來。春泉見靜齋場面這樣的闊綽，舉動這樣的奢華，不勝暗暗羨慕。春泉坐馬車還是第一遭兒，覺著騰雲一般，異常的舒服。就問馬車價錢，坐了一回要多少錢。

靜齋道：「那也不等，要看時光，要看地段。像春秋兩季，外國人大跑馬，二三月裡龍華香會時光，坐馬車的人多了，那價錢就貴得不得了，一部馬車，光坐他四個多鐘頭，就要十多塊洋錢呢。平日日間不過兩三塊錢罷了。這是時光的不同。像泥城橋朝西，虹口、考子路、華德路各處的馬車行，都是接外國生意的，車子都不十分考究，那馬夫卻都依仗著洋勢，蠻橫異常，一言不合就要同人家打架，喧拳攘臂，蠻到個不可言喻。」

四馬路一帶的馬車行，車子非凡的考究，馬也非凡的精良，馬夫的打扮更是漂亮到個絕頂。其餘各地方的馬車行，就都比不上他了。堂子裡的信人，出風頭的少年，總是坐四馬路車子的多，並且有幾個信人還與馬夫有特別交情的。所以四馬路馬車行情是最貴。第二就要算泥城橋朝西，及虹口、考子路、華德路一帶的。散在各處的馬車行，要算最便宜，除此外，再要便宜就只有帶釣橋停著的野雞馬車了，這是地段的不同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們現在坐著的車子，是四馬路的還是泥城橋、虹口一帶的？還是尋常各處的？」

靜齋道：「都不是，這是兄弟自己的包馬車。車子與馬，都是自備的，馬夫也是自家用著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自家創一部馬車要多少錢？」

靜齋道：「車子不過二三百塊洋錢，倒是馬價錢大不過，像兄弟這一匹白馬，買他時七百兩銀子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一匹馬值到這許多銀子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七百兩銀子買匹馬，算不著什麼。像前幾年，南徐馬公館養馬最為講究，有幾匹好馬出到三四千、五六千呢。各路馬販子都與他家訂著特別契約，凡有馬匹販到上海總要先由他家揀選，等揀下來，然後再賣給別人。所以當時上海幾匹著名好馬，滾地龍、雙瞎子、大黃馬、小黃馬、十八兩、一千紅、玉獅子、小吐花、三平裡騮都出在他家。後來他家浙江去做了官，那點子好馬也就失散的失散，倒斃的倒斃，現在還有小黃馬、十八兩等幾匹名駒，在四馬路一帶角逐呢。那都是著名的快馬車。」

春泉道：「快馬車聽說巡捕房是禁止的，難道這幾匹馬都不要緊的麼？」

靜齋道：「禁儘管禁，快儘管快，橫堅捉進巡捕房至多罰掉幾塊洋錢，沒甚大不了的事。那跑快馬車的，又都是上海著名闊少，幾塊洋錢那在他們心上。跑快馬車也有一定地段的，像大新街上，北到三馬路口，南到五馬路口，泥城橋沿濱南兜跑馬廳北到六馬路，再有白克路到卡德路，這幾段地方都是出名跑快馬車所在，倘然馬夫駕著著名快馬到這幾段地方，不跑快馬，同淘裡人就要嘲笑他膽怯怕罰，不好算英雄好漢。就是乘客，也覺著十分的不體面。所以每到禮拜三、禮拜六、禮拜日這幾處地方的馬車，竟然逐電追風一般，快到個不可言喻。」

春泉聽靜齋講得津津有味，再欲問時，馬車已到了一品香門口。二人下車，相讓進內。西崽認識靜齋，接待得異常慇懃。開了七號大菜間，問靜齋還請客麼？靜齋點點頭，西崽隨送上客、局兩票。靜齋向春泉說了聲請坐，自己向主位上啣的坐下。春泉心裡暗詫：「怎麼請客主人反倒高踞上座，難道上海風氣與永康不同的麼？」

卻不便啟問。此時，靜齋已把請客票畫符般開齊了，付與西崽轉交下去，分頭趕請。春泉偷眼瞧去，見那請客票是鉛版印就的，空白處只要填上個人名地址就完了。暗想：「上海請客恁地便當，連請客帖子都有印好空白的。又新奇又便利，真是再要巧妙也沒有。」

正在想時，不提防西崽送上兩張白紙來，靜齋便請點菜。春泉道：「兄弟於大菜一道不很明白的，隨便罷。或者就費靜翁的神，替兄弟代點幾樣都好。」

靜齋聽說，就執筆替他代點了幾樣，無非是蝦仁湯、炸板魚、火腿蛋、冬菇鴨之類，不用細表。一時西崽進來，回說「請客一概說就來，只厚生莊王老爺說謝謝。不多會子，西崽引進一個客來，靜齋起身招呼，春泉也就站了起來，那人一見春泉，就拱手請教尊姓。靜齋代答了。轉身向春泉道：「這位李希賢先生，是快發財彩票行老闆。」

春泉說聲「久仰。」

希賢剛才坐下，忽聽門外有人道：「今天請客怎麼這樣的早，想必到了甚麼遠客了？」

只見兩個人，一前一後的進來。靜齋連忙招呼道：「惠翁、介翁，你二位怎麼倒在一起？」

前一人接口道：「在此間門口才碰頭，來本是兩路的。」

靜齋替二人介紹道：「這位毛惠伯，是靖記海味行經理。這位周介山，是慎記經租帳房總帳。」

又向二人道：「這位就是金華的大資本家費春泉先生。」

兩人聽了，都肅然起敬。靜齋請眾人點菜，眾人也不推讓，各揀自己心愛的點了幾樣。靜齋問眾人，可要叫局？周介山道：「現在不過一點多鐘，信人一大半還睡在床上，等他穿衣起身，梳頭洗臉，舒舒服服部署到定當，我們怕已吃好多時了呢。我看堂唱一層免了罷。」

靜齋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就罷了。西崽先把刀叉安放定當，然後一樣樣菜做將上來。春泉第一回捏著刀叉吃東西，覺著不很舒服。幸得生性玲瓏，偷眼瞧眾人，眾人怎樣吃法，自己也就學著樣子吃，總算還不曾有甚笑話鬧出來。眾人喝酒閒談，漸漸說到堂子裡信人。春泉聽得津津有味，仰著頭，落著嘴，差不多連吃東西都忘記掉。靜齋一眼看見，乘機道：「春翁我們吃過飯就到豔情閣院裡去坐坐，好麼？」

春泉曉得是堂子裡，快活得答應不迭。一時吃畢，靜齋道：「春翁飽了沒有？可還要做幾樣？」

春泉道：「夠了，夠了。」

於是西崽送上咖啡茶，每人一杯，另有兩小塊方式白色東西放在碟子裡，還有一柄小銀匙攔著。春泉正在不解，只見西崽拿著一隻有柄大杯，杯裡盛著牛乳，走來問道：「可要牛乳。」

春泉沒有回答，西崽就過去問別的客人了。別客有的點了點頭，就見西崽把牛乳向那杯濃茶裡只一倒。春泉皺眉道：「這東西如何好吃？」

此時，自己嘴裡正渴，隨手拿那杯茶來一喝，連忙放手不迭，只覺澀而且苦，澀得舌頭上辣辣地起來。靜齋道：「春翁，咖啡茶是要放了糖喝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那裡來的糖？」

靜齋道：「那不是糖麼？」

才知兩塊白色的小方塊兒就是糖。靜齋替他調在咖啡裡，再喝時，果然就覺不澀了。喝過咖啡茶，西崽又送上雪茄煙，每人一支。靜齋簽過字，希賢有事，先辭著去了。靜齋就邀介山、惠伯一同豔情閣那裡去。介山道：「我兩點半鐘約一個朋友在，須回去會一會，你們先請罷。」

於是靜齋、春泉、惠伯相讓下樓。惠伯自己有包車的，春泉依舊坐了靜齋馬車，飛一般向清和坊來，只一瞬間便到了。下車進街，早望見一家門首，七長八短掛著好多塊招牌兒。靜齋道：「這裡是了。」

卻不讓春泉，竟自當先走進。春泉暗暗詫異，跟著進內。才到扶梯，不提防天井裡有人怪叫一聲，春泉嚇了一跳，縮腳不迭。靜齋在梯扶上連連招手，才放大了膽，一步步跟上去。早見左首一間房間，打起著門簾。一個信人春風滿面的站在門口，嬌滴滴聲音叫了聲：「馬大少。」